**乔治·佩顿博士，《圣经翻译》，第 7 节，**

**语言，第 2 部分，言语行为**

© 2024 George Payt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乔治·佩顿博士关于圣经翻译的教学。这是第 7 节，语言，第 2 部分，言语行为。

我们将继续我们的语言系列。

语言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交流，人们如何交谈。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言语行为，如何分析人们说话的方式，以及如何分解对话。在开始之前，我想先给大家读一点海盗圣经的内容。

还记得几天前我说过，有些教授希腊语的教授认为尤达的语言没问题吗？其实，这是海盗的语言。如果你能想象尤达说这些话，你就能知道普通人听到尤达的语言会是什么样子。

好了，我们开始吧。海盗圣经中的加拉太书 5、18 至 21，但如果你被风牵着走，你就不会受制于法典。我清楚地看到了流氓的卑鄙行径：通奸、私通、不洁、拘泥于字面意思、叛变、巫毒、巨大的仇恨、争吵、寻找战斗、愤怒地爆炸、流氓们互相掐喉、亵渎思想和叛变观念。

啊，嫉妒、诽谤、谋杀、暴饮暴食、酗酒、狂欢等等等等。好吧，我们无法想象整本圣经都是这样的。这显然听起来很奇怪。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翻译听起来很奇怪。而且听起来越奇怪，你猜怎么着？它越不被接受。它对人们来说就越没有说服力。

那么，我们如何达到这种平衡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更偏向于字面意思，结果就会听起来很奇怪，而且听起来不清楚。所以，我们需要达到这种平衡。我们想要保留文本的神圣性，但与此同时，我们正在传达一种沟通行为。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讨论了不同的语言和功能。这里有一个小图表，可以帮助直观地了解我们所讨论的内容。

所以，我们有源语言文本，源语言文本在《圣经》中具有修辞功能，并且它以特定的形式出现。即希腊语形式或希伯来语形式。因此，我们要进行转换，请记住，翻译是转换意义的转换过程。

那么，我们想要传递什么呢？我们传递意义，同时保留源文本的修辞功能。意义保持不变，但我们使用目标语言的形式，以便获得能够良好沟通的目标文本。而沟通方式，无论是命令式、礼貌请求、斥责还是指示，都使用或可能使用不同于原始语言的形式，以便能够良好沟通，达到相同的预期效果。

所以，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这一点。形式是什么？为了从源文本传达相同的内容，目标语言中的形式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讨论了作者意图和读者，因此，我非常喜欢布朗的表达方式，她说作者、文本和今天的读者处于这种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沟通发生并进行。因此，我们正在努力促进真正良好的沟通。

文字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媒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所以交流总是有目的的。我们从不随意交流。

我们从来不会随意说，就像我儿子那样，他走过来说，好吧，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所以，每一个交流行为都有一个目的，通常是为了以某种方式影响人们。所以正如我们所说，我们的目标是弄清楚作者的意图，努力去理解，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作者想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有时我们可能会错过这个信息。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原文中的信号，那么我们可能会错过作者希望我们从中得到的意图。所以，继续，想象一下。我希望你思考一下。如果我们将圣经视为上帝通过作者发给人们的电子邮件，我们会如何不同地解释圣经？如果我们将圣经视为上帝通过先知或撰写圣经的作者发给我们的电子邮件，我们会如何不同地看待圣经，这会给圣经增加我们通常不会想到的色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问，保罗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他为什么要对那些人说这些话？他的观点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我们总是在内心深处思考，为什么这是圣经的一部分？为什么，例如，腓利门书是圣经的一部分？这本书很小，大约 20 多节经文，这就是整本书，所以你会想，为什么要包括这些经文？将它们包括在内是有原因和目的的，因为它们在向人们传达上帝的信息方面具有价值。

我们总是问自己，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牧师每周都会这样做。他们向我们讲话，然后提出应用要点，说明我们应该如何运用他们给我们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来自圣经。好的，我们将研究如何分解对话，如何分解我们在圣经中找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然后如何处理它。

因此，我们将一般性地讨论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将其应用到圣经章节中。首先，说了什么？话语是什么？说出的是什么字？那是什么样的话语？是陈述吗？是问题吗？是命令吗？是请求吗？还是其他什么？然后我们思考，这个话语、这个陈述或问题背后的潜在含义是什么？为什么说话者要对接收者说这句话？这个人希望他们做什么？接收者如何回应？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一点。这是一个帮助我们分解圣经的框架，这个框架可以用来分解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互动。

好的，它基于一些假设。一个假设是，说话者和听话者、读者和作者之间存在共同的知识。我们假设他们讲同一种语言。

因此，我们假设当保罗用希腊语讲话时，他的人民也讲希腊语。我们假设当大卫用希伯来语交流时，或者当旧约作者用希伯来语交流时，接受这些交流的人也讲希伯来语。另一件事是他们拥有相同的文化背景。

他们有着相同的历史，在交流时，这种共同的知识就成为背景。他们懂得相同的语言，也知道如何用这种语言来交流具体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似乎都很明显，但我们需要公开讨论，这样我们才能有共同的基础和共同的框架。

他们了解语言中的文化规范。他们知道在一种情况下什么是合适的，在另一种情况下什么是不合适的。在另一次演讲中，我谈到了登记，以及我去我所在大学的图书馆时，前台的工作人员对我说，嘿，伙计，前台的其他工作人员说，对不起，这不合适。

你不会跟你的教授说嘿兄弟。好吧，他们谈论的是文化规范。如果你在跟一个比你高一级的人说话，那么你会用适当的问候方式跟他们说话。

所以，就是这样。说话者假设听话者也拥有同样的知识。所以，如果我告诉你黄色巴士又在街区里行驶了。

如果是夏季，是几月？ 九月、八月。如果是冬季，是几月？ 可能是一月，圣诞节假期过后。 黄色巴士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是几月？ 校车接送孩子上学。

我不需要说什么。我只告诉你们黄色巴士。你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就是我说的我和你之间共享知识的意思。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共享知识。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我们所说的一切都建立在与你交谈的人的某种共同点之上。除非你遇到一个新人，但即使这样，你们仍然可能共享信息。如果你们都是美国人，那么你们就有一定的共同知识。

如果你们属于同一年龄段，那么你们的共享知识水平就会更高。好吧，正如我们所说，他们认为接收者拥有这种共享知识。而说话者使用的语言在特定情况下更有可能成功。

他们谈论的是当时的情况以及与当时情况有关的事情。例如，我不会走到陌生人面前，随意说一些与我们所处情况无关的话。我们总是谈论当时的情况和背景。

听众必须推断或猜测说话者在说什么、说话者为什么这么说以及说话者在特定语境中的意思。好吧，那么说了什么？男人对妻子说，亲爱的，我们的牛奶喝完了。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就是一个陈述。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事实陈述。好吧，他正在向妻子陈述事实。

对吧？但实际上这是什么？实际上，这是一个礼貌的请求。他想让她买牛奶。他说牛奶了吗？没有。

他觉得他说了会管用吗？是的。亲爱的，我们的牛奶喝完了。妻子说，嗯，所以我们需要弄清楚妻子会如何处理这个事实陈述？下班后我会去商店。

那么，妻子是怎么回应的？她要做什么？她要去商店买牛奶。你看出来这句话有多神秘吗？但它却能产生联系，因为丈夫和妻子之间知道这些社交暗示，知道这些口头暗示，知道他说牛奶卖完了是什么意思。他也知道她说“我要去商店买牛奶”是什么意思。

她从来没说过牛奶，他从来没说过商店。对吧？这是言语对话、言语行为的分解。所以，事实是，圣经里的人们总是这样说话。

我们的目标是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好吧。几年前，这件事确实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住在加州。我和妻子在南加州，我妻子带女儿去博物馆。她们在博物馆度过了下午。

下午四点，我妻子给我打电话。亲爱的，怎么样？哦，还不错。我们玩得很开心。

我们一会儿就要回家了。她说我准备喝茶了。我说，好的，太好了。

好吧。那我们等你回家再说吧。于是，她说，我准备喝茶了。

所以，我在想，好吧，当我妻子说我一会儿就回家时，这可能意味着从 15 分钟到一个半小时不等。所以，她说一会儿。有时，她会晚一个半小时回家。

好吧，我们不得不去 Costco 买点东西。然后我们的女儿需要去沃尔玛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回家了。

所以，一点点可以有很广泛的含义。好的。她确实提到了茶。

我想，好吧，他们可能在餐厅里开了一家小咖啡馆。她会在餐厅里喝咖啡。所以她可能要 45 分钟后才能回家。

20 分钟后，她出现了，她问，茶在哪儿？我说，对不起，什么茶？我说，但是我说，我准备好喝茶了。我说，是的，你给了我一个事实陈述。你没有给我一个请求。

她说，是的，我喝了。我说我准备好喝茶了。我该怎么推断呢？这就是她的意思。

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是我所在地区的丈夫和妻子发生这种事的次数比我想象的要多。但这很正常。

这只是人类的本能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听到这句话的人必须努力去理解它。在这种情况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人为什么要对我说这句话？我完全没听懂。

她没有生气。我们都笑了。这很有趣。

但我不知道这是个礼貌的请求。我也不知道她说的是，我希望你帮我泡茶，在我回家的时候准备好。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所以，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她沟通的回应，她没有回应。这意味着，她的沟通在这方面成功了吗？没有。那么失败之处呢？失败之处在哪里？失败之处是我没有领会到她实际上是在要求我做某事的暗示和微妙的暗示。

我完全没注意到。我不能说这是某人的错，但这种情况在交流中总是会发生。在交流中，在经文中，我们只是摇摇头，想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吧。

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说话的方式是隐晦的。说话者说了一些明确的话。他们说出来，说了某些事情，某些信息。

但同时，说话者也会故意省略一些内容，他们希望听众根据上下文、明确说出的内容和其他一些因素来推断或弄清楚。是的。所以整个隐晦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没有说出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处理明确的事情，但即使是明确的，正如我所说，陈述就是陈述，但它并没有提供信息。这就是我们讨论沟通的不同功能的原因。这里发生了什么？所以约翰对简说，他们后来一起吃了一顿好饭。

他对简说，你想吃一块蛋糕吗？简说，我正在节食。这就是简的回答。这是她向约翰提供的一条明确的事实信息。

这跟他说的有什么关系？她说了是吗？还是说了不是？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对吧？好吧。所以，如果说不是，那就意味着不。我正在节食；因此，我正在控制糖、淀粉和甜食的摄入量，所以我不想要蛋糕。

非常感谢。或者可能是我在节食，我厌倦了一直吃沙拉，我想吃一块巧克力蛋糕。所以，如果你再问我一次，我可能会说是的。

但事实上，我的饮食计划还不够明确。所以约翰会说，所以，她说，好吧。好吧，随便吧。

你想喝咖啡吗？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看看这些言语行为。好的。

还有一种情况，晚上我在朋友家，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我准备回家。突然我想起，天哪，我的车没油了。我该怎么办？于是，我对朋友说，嘿，我的车没油了。

有什么事情我没告诉他？有什么隐含信息或我没有明确说明的信息？我觉得我的汽油不够我回家。我的朋友是个敏锐的人，他说，好吧，街上有个加油站。他就是这么说的。

他知道我需要什么吗？是的。然后我说，嗯，我的现金也不够了。他说，我只有五块钱。

然后你说，好的，谢谢。那就行了。语言很隐晦。

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它。我们一直在使用它。所以，我们在分析时必须牢记这一点。

请记住，我们说过要为孩子分解这些医疗句子。场景是什么？他们处于什么情况？他们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双方所说的话之间可能有什么联系？那么，那个场景是什么？同样，听者必须猜测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什么可能最有意义。所以，当我说“我的汽油快用完了”时，那个人不会说“945”。

把这个事情放在这里会很奇怪。在那种情况下，这没有任何意义。他试图回答与我所说的相关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一直处于这种状态。发生了什么事？好的。这是另一个。

门是开着的。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了这句话，他们就是在传达一些信息。问题是，那是什么情况？现在，你能想到一种可能使用这种说法的情况或场景吗？说话者想告诉对方什么？你可能能想到几个。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有人敲我的门，我想请他们进来。然后我对他们说，门开着。

然后他们进来了。太好了。好的。

又一个。门开着，我们在我儿子家，正在照看我们的孙子。我妻子对我说，门开着。

她可能是指宝宝不应该出去。请关上门。好的。

如果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你知道，如果你需要一份工作，你也许可以从我的公司得到一份。来和我谈谈。然后我说，嗯，我不知道。

我们聊了好几遍。然后他说，好吧，门开着。我说，好的，谢谢。

我会让你知道的。所以门是开着的还有另一种用法。所以它是根据上下文决定的，它是根据情况决定的，它是根据所涉及的人决定的。

再来一张。这名男子正在家中办公。同样，这是夫妻间的事情。

好的，没事。亲爱的，门铃响了。他正在写这份报告。

他可能不想起床，他想知道她能不能从她现在的地方出来开门？她在楼上说，我在洗澡。她在说什么？我现在不能下去。你得自己开门。

你看语言是多么隐晦，但它无处不在。让我们看看圣经中的一些。有一些例子，这些都是圣经中的真实经文。

好的，在新约圣经中，在迦拿的婚礼上，耶稣和他的一些门徒被邀请参加婚礼，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所以，他们参加了婚宴。我们不知道婚宴持续了多久，但在那个年代，婚宴可能持续一周。

因此，在约翰福音第 2 章中，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不起。

那么，让我们看看玛丽说了什么。好吧，玛丽说了什么？他们没有酒。这是事实陈述。

我们有多少次被事实误导了？好吧。她想让耶稣做什么？她没有说，你和你的伙伴们能不能募捐，跑到BevMo拿几壶酒，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推迟到宴会的最后。她没有要求他去拿更多的酒。

但是玛丽和耶稣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据我们所知，在那个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在发生，也没有其他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根据他的回答，他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的时间是什么？我进行公开传道的时间，当我创造奇迹时，是一种可能性。

她是在要求他行奇迹吗？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但根据耶稣所说的话和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种解释。玛丽是如何接受他的拒绝的？你看，无论他让你做什么，你都要做。他们说，是的，夫人。

妈妈，但他是个好儿子。他没有让妈妈难堪。他去了，他做了什么？他创造了奇迹。

她极有可能在请求耶稣创造奇迹。这就是玛丽和耶稣之间共享的背景和信息。如果她确实在请求，她怎么知道耶稣能做到呢？我留给你们自己去弄清楚吧。

但我们要说的是，玛丽的声明并不是声明。这只是一个礼貌的请求。她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她最终得到了她想要的。

她想在婚礼上多喝点酒，她想让耶稣做点什么。起初耶稣回答说不，但后来他说可以。再说一遍，他们俩知道什么？当我们到了天堂，我们会问耶稣，说，耶稣，我想问你一个关于婚礼的问题。

你妈妈怎么知道你能做到这一点？好吧，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但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会改变翻译中的任何内容吗？我会调整这里的任何内容吗？不，我不会。让文本自己说话。

但有时，我们看到的某些事情确实需要改变，以适应目标文化。但如果是我使用的任何其他语言，我不会改变这个对话中的任何内容。所以，我并不是说我们总是需要改变一些东西，但我们至少需要了解发生了什么，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好的解释。

好的，我们讨论了明确的信息，也讨论了隐含或暗示的信息。就是这样。所以，彼拉多正在采访耶稣，审问他。

彼拉多又进了总督府，叫了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是个真正的问题，还是他在询问信息？好像是吧？是的，所以这不是责备。不是别的。然后耶稣这样回答他：“你是自言自语，还是别人对你说的？是别人告诉你我是犹太人的王，还是你自己说的？”彼拉多问：“我是犹太人吗？”彼拉多和耶稣之间的互动很奇怪。那么，耶稣说过他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还没有说，彼拉多回答：“我是犹太人吗？”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一个反问句，意思是“不，我不是犹太人”，这意味着可能是别人告诉我的。

我不是犹太人。如果不是犹太人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呢？好吧，你看到这里的相互作用了吗？这很有趣。然后他继续说，你自己的国家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天哪，发生了什么事？耶稣从来没有以一种让我们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了什么的方式来回答问题。

好吧，我们来看看，我们说，这里还有更多事情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显然耶稣避免告诉彼拉多他的身份，但他想告诉彼拉多，你真的对我没有任何权力，但他用一种非常迂回的方式。好吧，如果我们看看这些言语行为，就会发现存在沟通不畅或沟通不畅，事情被对方理解了，我们谈到了语言是如何隐晦的。一般来说，我不想太纠结于这个，但一般来说，有两种文化，或者说有两种文化交流的方式，它或多或少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二分法。

有低语境交流，也有高语境交流。在低语境交流中，还记得我说过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共享的知识吗？在低语境交流中，说话者认为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共享的信息很少，所以他们必须提供大量信息。所以在低语境交流中，需要大量的文字和解释。

正如我所说，高语境交流是低语境交流，缺乏共享知识。那么高语境交流呢？人们认为有很多共享知识，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只说一点点，就像耶稣和彼拉多，就像耶稣和他的母亲。他们不需要说太多，因为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如果人们之间共享高语境，那么说话就很少。

在西方，我不能代表每一个西方国家，但在美国，我们倾向于低语境交流文化。我们会解释一切，或者更详细地解释事情。在肯尼亚，他们是一种高语境文化，我曾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工作过，有一次，我们在坦桑尼亚的工作即将结束，我们卖掉了所有的财产，准备回美国，我们从一个当地人那里租了一套房子，我们告诉他，是的，我们会卖掉一些东西。

于是，他进来了，当时大概是周一或周二，他说，我说，我们在卖东西。他说，我要去旅行。我这个周末会回来。

我们会谈谈。你猜怎么着？高语境交流。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意思。

我说好的。于是，他离开了。星期六回来，我们整整一周都在卖东西，你知道的。

太好了。我们看到有人买了我们的家具，有人买了我们的冰箱，有人买了餐具，有人买了这个那个，然后他走进来，说，你的东西都在哪里？我不是说过我们会谈谈吗？我说，天哪，我真的很抱歉。他走了一圈，说，好吧，我会把所有东西都拿走。

我会坐在你家里，他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他有几项不同的业务，而且利润丰厚。我错过了。

后来，我向一些坦桑尼亚朋友讲述了这个故事，我说他来了，他告诉我我们可以谈谈。我说，你认为他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我们认为他的意思是，我真的对你的东西感兴趣。在我们到达这里之前，我真的不希望你卖任何东西。

请等你回来再说。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谈谈的？但他们确实知道，我错过了。我们来自与《圣经》不同的文化，我们错过了《圣经》中的内容，因为我们不是来自同一种背景。

你猜怎么着？我们翻译圣经的文化中，很多都是高语境文化。你如何与高语境文化沟通？这是一个挑战。所以，问题之一就是，我们表面上听到的或读到的，与真正的意思不符。

所以，虽然说了一句话，但其含义却被隐藏了，我们无法理解，也错过了线索。因为有时我们会从字面上理解。有时这是代际差异。

有时，这是文化差异。有时，这是性别差异，只是人们说话的方式不同。因此，由于这些原因，公开、明确地说出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误导性，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说出来的话。

那么从口译到笔译，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尝试解释源文本，尝试了解交流中发生了什么，说了什么，对方对所说的话有何反应，我们能从这次对话中看出什么吗，我们能解读出任何隐藏的含义吗，以及这个行为的特点是什么？那么，说了什么？说的是问题，还是陈述？然后，表达这些话的自然方式是什么？不管是什么，我们尝试弄清楚那是什么，然后尝试用目标语言表达出来。当你从希腊语翻译成英语时，我们有很多资源。我们能利用这么多资源，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种福气。

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圣经版本可供参考。当你将它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这种语言来自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语言结构完全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也完全不同，这需要更多的工作。你可以做到。

我们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圣经翻译，从耶稣诞生前，到七十士译本，一直到现在。人们一直在做翻译，所以这是可行的。

我们只需要多加考虑，多加留神，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哦不，休斯顿，我们确实有问题。好的，我读过一篇文章，它谈到了你影响人们的方式，也许你在一篇文章中写一个描述或广告，就像广告一样。

如果德国人想影响你，他们会使用一些特殊的词语，比如 very、really 或 astonishing。所以，他们会使用这些形容词，这些特殊的词语会向读者提示重点。在英语中，我刚才说这句话时做了什么？我使用了语调，不是吗？我们怎么写语调？下划线、斜体、粗体、全部大写，以及太多的全大写，然后你说，别对我大喊大叫了。

是吗？好的。我们使用语调。匈牙利语，它是词语的顺序。

这是从句的顺序，所以如果你想要向匈牙利人传达某种意义，你要考虑他们通常做什么，然后你就会说，所以，你也会这样做，你在翻译时就是这样做的。所以，翻译成德语，寻找那些单词，翻译成英语，你有语调，并以某种方式在文本中以图形方式表明这一点。匈牙利语，你会改变单词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想，记住我说过的话，翻译是一种双向活动，你先回顾源文本，再向前看目标文本，来回反复，我们保持这种来回连续的动作，直到我们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特定翻译。好的。以下是一些间接引语的例子，例如你可能在英语中经常听到的引语公理。

你能把盐递过来吗，或者你能把盐递过来吗？我爸爸总是说，是的，我可以。爸爸，来吧。爸爸开玩笑说，你知道，你只是长大了一点。

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问一个问题，那是什么？礼貌的请求。好的。在肯尼亚，他们有一句话，给我，就是nípe 。

尼佩 chumvi ，给我盐。有时，他们会加上一个礼貌的词，比如请，他们会说，请给我盐。Hebu 尼佩 楚姆维。

在坦桑尼亚，人们说， naomba chumvi 。意思是，我要盐。所以有时肯尼亚人会去坦桑尼亚，他们和一些坦桑尼亚人坐在一起，肯尼亚人习惯说，什么？ Nípe 楚姆维。

对坦桑尼亚人来说，这太粗鲁了。所以他们会说，好吧，就在这里，拿去吧。桌子对面是什么？好吧，你说，给我吧。

这太粗鲁了。这是命令。Naomba的意思是，我请求。

所以，你实际上并没有说动词给予，或传递，或诸如此类。Naomba chumvi 的意思是，请递给我盐。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语言中，同样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甚至同一种语言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中，表达方式也不同。

好的，这是马可福音 14 章的一段经文。耶稣派两个门徒去找吃逾越节晚餐的地方。他们进去后，耶稣说，跟着这个拿着水罐的人，无论他去哪里，跟着他去哪里，进到房子里，房子的主人就在那里。

告诉房主这句话，引用老师的话，我的客房在哪里，我可以在那里和我的门徒一起吃逾越节晚餐？在我听来，这听起来几乎像是一种指责。如果是用斯瓦希里语，尤其是对于坦桑尼亚语使用者来说，我们会说， naomba ，我的老师可以住在那里，可以在那里吃饭。你看，内容是一样的，一切都是一样的。

我们确定门徒，呃，我们不确定，但很有可能他们没有粗鲁无礼。他们不是想要求别人。虽然在英语中，这听起来很苛刻，好吗？它会改变它来表达， naomba ，或老师， ombas ，房间在哪里？或者老师， ombas ，我们可以有房间吗？同样，我们必须想象这种情况，我们不想过多地解读文本，但是语气是什么，语域是什么，所有这些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事情，如果人们实际上试图礼貌一点，他们通常会以最礼貌的方式说这句话吗？现在，当耶稣在和彼得说话时，耶稣说要上十字架，彼得责备他。彼得责备他。

这是直截了当的斥责，我们无法软化它，耶稣对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好吧，这话真的很严厉。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严厉。

还有一处。约翰，对不起，马可福音 14:41。他们在客西马尼园。他出去祷告，回来后说，你们睡着了吗？你们就不能醒一个小时吗？他不是在严厉斥责，但那个反问句，或者这两个反问句放在一起，是一种斥责。

他走了，又回来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说了什么，但他们就是无法保持清醒。他走了，又第三次回来，然后他说了这句话。去睡觉吧，够了，时间到了。

现在，看看你们的圣经马可福音 14:41。你们有多少本圣经中有反问句？你们还在睡觉吗？希腊文不是反问句。实际上，如果从词语的形式来看，希腊文是命令形式。

他在说什么？好吧，那就继续说吧。我们称之为修辞陈述。好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在我们的语言中使用它呢？你有一个朋友正要去做一件蠢事，你告诉他，伙计，我求求你，请不要这样做。

然后他说，我想我会坚持下去。然后你说，请不要这样做。然后他说，不，我已下定决心。

那你说什么？好，那就继续说吧。反问句。这是一个反问句，大多数英文版本都将其变成了反问句。

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让你明白耶稣在责备他们，如果用问句的形式说出来，会更清楚。现在，我在坦桑尼亚听一位牧师讲解这段经文。他说耶稣对他们充满同情。

斯瓦希里语圣经说，耶稣说，那就去睡觉吧，休息一下。耶稣真的很关心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在祈祷，却无法保持清醒。所以，他说，没关系，休息一下。

所以，耶稣对你说，你需要休息吗？你累了吗？他有这个应用。问题是，在下一句话中，他说，起来走吧；伙计们都在这里。你在一秒半内能睡多久？不多。

所以，我们知道，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让他们休息的声明。这就是我所说的：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理解这些事情，它可能会误导我们。如果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它可能不是一个问题。

如果它是一个陈述，它可能不是一个陈述。而我们在圣经中就看到了这一点。那么，那些翻译，其中一些是直译，如果希腊文是一个陈述，那么他们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是错的吗？不，因为他的意图很明显，他是在斥责他们。

你们真的还在睡觉吗？时间到了。这些人要来抓我们了。所以，从整个上下文来看，这里确实适合用反问句。

你知道哪个译本没有使用反问句吗？你知道哪个译本实际上保留了反问句吗？新生活译本。据说是“意译”，而直译本则将其改为问句。很有趣。

好吗？直译并不总是最好的，但有时直译确实能很好地传达信息。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平衡。好的。

因此，不同的功能、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用法和劝告。如果你想给某人建议，那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在我们生活的奥玛文化中，当一对夫妇结婚时，父亲会让年轻人坐下来，给他建议。他可能会说这样的话。

这就是他给出的建议。一个好丈夫应该照顾他的妻子。这就是英语。

奥玛语中就是这个意思。抱歉，好丈夫应该养家糊口，好丈夫应该为孩子树立榜样。奥玛语中就是这个意思。

作为一个好丈夫，你会这样做。而且这句话基本上是用将来时态说的。这不是严厉的语气或其他什么。

你会养家糊口。你会成为孩子们的好榜样。我和一位会说现代希伯来语的朋友聊过。

他和他的家人在以色列生活了很多年，他们精通现代希伯来语。不知怎么的，我们谈到了如何给别人建议这个话题。他说，好吧，用希伯来语，他对自己说，就像这里的上下文一样。

他说，好吧，我们在希伯来语中也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使用将来时态。你会这样做。

你会这样做的。我们在英语中用什么？一个始终存在的词是什么？应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

这是虚拟语气，是柔和语气。这不是命令。这是祈使语气。

它不是陈述句，而是陈述。它是虚拟语气。应该。

斯瓦希里语中有虚拟语气，我在这里会使用虚拟语气。所以，你不是在思考说了什么词。你在思考它是如何说出来的，如果它是虚拟语气，那么你就会在那种语言中使用虚拟语气。

还记得我们用什么吗？目标语言的形式传达了源语言的含义。这不是家庭作业，但这在 Orma 中听起来会怎么样？如果它是作为礼貌的请求或礼貌的建议或指示传达给某人，听起来会怎么样？我不是说我们应该改变文本，只是想想。他们会用这个吗？你会，你会，你会？也许。

那负面方面呢？但这不仅仅是信息。好的，所以沟通是有目的的。它基于共同的理解。

演讲者有一个目标，他们希望通过交流来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使用他们认为有效的语言。有时你是对的，有时你是错的。

好的，再次强调，通过交流和翻译，试图弄清楚作者的意思。因此，我们分析文本。我们正在寻找作者的意图。

我们假设交流是有目的的，我们使用不同的解释学方法来弄清楚。正如奈达所说，我们寻求预期的效果，因为我们并不总是知道实际效果。所以，我们不知道加拉太人如何回应保罗。

如果你读腓立比书，你会发现他的语气非常温柔、善良、充满爱意，读起来非常顺畅。即使是英文，也很明显。所以，他在鼓励他们，也在指导他们。

此外，我们理解圣经作者在文本中加入了这些线索。我们可以注意到什么证据来弄清楚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我们不可能总是正确的。我不能说我所解释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但我们会努力寻找这些线索，它们通常是可以辨别的。

我们该用什么来弄清楚呢？用了什么词？语气是什么？情绪是什么？人们通常使用的常用短语是什么？就像我们说的，我们在英语中使用“应该”这个词来传达情绪。我们使用语调来包含和表示强调。使用了哪些语法结构？当你把单词放在一起时，这些单词在那个上下文中的含义是什么？从实用角度来说，这是如何使用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总能弄清楚呢？那么，彼得在提到保罗时说了什么？他说保罗的著作可能很难理解。

现在，彼得说希腊语，保罗也说希腊语。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背景和知识，对吧？有时，彼得会被保罗搞糊涂。所以，即使他们说同一种语言，来自同一种文化，他们也不一定能理解你的意思。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距公元一世纪已有 2000 多年了。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弄清楚。但上帝就在那里，上帝会照亮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明白。

上帝给了我们洞察力，教我们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来传达这一点。谢谢。

这是乔治·佩顿博士关于圣经翻译的教学。这是第 7 节，语言，第 2 部分，言语行为。